



黃氏家錄

遺獻公筆錄

寓雲間姪炳仕釋
男百家募校



安定公諱萬河字時通別號鶴山其先金華人也安定公
之父判慶元府事建炎四年金人犯慶元守臣劉洪道走
通判公曰柰何去社稷也遂死其城義考通判公名諱不
可得宋史載炎興間事漏逸者半徐夢莘所作北盟會編
差詳亦無聞焉元州判公茂卿去之八世矣載其事於譜
此必故老之所傳也然則忠節之士湮沒於亂離者多矣
於時通判公有三男子分地避兵一走定海一走吳興一
走慈谿之竹墩走竹墩者則安定公也已而徒餘姚其地
竹橋去竹墩三十里而近安定公之稱安定也相傳莫知

所自乃余從故老得官印安定郡記安定郡陝西路之涇州也當公之時已沒於胡而僑寄其名於彼何哉

百家於癸未元

夕完千仞姻事至青浦朱家角得殘譜於族姓家內載黃氏始於宋建隆元年一世祖諱顛者官於鄞遂籍焉又曰有諱顛者由江夏南渡而來凡我黃氏居姚子孫皆宗之爲一世祖未知卽是通判公否

府君諱茂字茂卿始祖萬二府君七世孫也生而明敏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厭世俗之見往撫州從學於吳草廬毅然以道自任邑之秀民賢士大夫之子弟爭執經門下願託弟子籍府君每令其靜坐數日然後就講成材者甚衆生三子曰彰順澤延師於寺離室家以誨之務欲其去邪遠色專心致志其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凡鄉人貧困婚不能娶死不

能葬者皆厚給之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晚年泰定甲子登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府君曰道可以及民矣何必官大爲哉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父老授以條教而督勸之一發言未嘗不以人倫爲本孝悌爲先愛民下士百姓懷之時海內多亂辛未春府君力求致仕每日天下將亂武不可廢也遂教幼子以武長子彰登至順庚子進士任浙江宣司次子順以制舉任鄞縣教諭幼子澤以武舉任副元帥鎮守定海有功敕封都元帥府君娶嚴四夫人次陸氏順太君皆無所出三子皆方氏妾所生者至元六年府君卒於家年八十有二壬午冬十一月與嚴四夫人合葬於太白浦之原府君事狀吾聞諸虞邵菴云

御史公諱均係號菊源安定公七世孫也洪武二十三年
貢士天子親詔策之閩人劉駟第一公第二授北平道監
察御史上便宜十二事稱旨已有傳檄北平者公辨其偽

捕斬之天子以爲能

百家按菊源公後被宋中田炳文之讒謫戍山西安東衛

表忠公諱墀安定公九世孫也與同邑陳子方山陰陳性
善友讓皇帝遜位性善以禮部左侍郎投水死公與子方
相約亦死之有詩云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
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自革除忌諱故家乘
亦莫詳其官也餘姚志并二人姓名而逸之有明之亂其
關係社稷者靖難之師也土木之變也閩人劉瑾也宗室
宸濠也閩人魏忠賢也北都之陷也南都之陷也而吾姚

江無不著節其間土木之變由於忠肅公而定忠肅其先
姚人也劉瑾之亂謝文正公持韓尚書論瑾之疏不肯下
遂去瑾於是胸文正姓名爲奸黨宸濠之亂死亂者孫忠
烈公定亂者王文成公當魏忠賢之時吾忠端公死之未
二十年而北變施忠介公又死之踰年而北兵南下虛入
無人之境孫熊兩相國始明春秋之義螳臂以當之顧獨
靖難死節之盛從古未有而姚江乃無一人載於縣志百
年長老亦莫能舉之於闕文之餘則非其後人之過與崇
禎末賜祀表忠祠嗚呼吾黃氏慶元通判公死於金表忠
公死靖難忠端公死閩人故孫熊兩相國建義之時宜乎
多揭竿而起也

蟄菴公諱伯川字德洪安定公十世孫也公嘗爲蒙師教授吳中有大姓聘兩師於家塾一經師一蒙師蒙師則公也大姓有重客置酒高會召經師獨不召蒙師公恥之卽日辭大姓而歸乃從他經師復爲弟子天順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試日大火舉人焚死者九十餘人而守軍負公得出公乃喟然歎曰吾脫死如毫釐而復求進乎天子改試期八月公竟不就試除建寧府教授當是時公之禮經特聞行省分闈求帛聘之士之得出其門者無不自爲榮也久之致仕歸徜徉山水之間相倡和者小野倪宗正秋江管溥東餘徐彬

南浦公諱堂字勉敬蟄菴公子也少隨蟄菴公之官建寧令聞其才引入便使拜其夫人欲得公壻之其女亦竊窺公心悅而好之而蟄菴公不欲越境婚姻固辭於令其女聞之遂自縊死後十五年弘治乙卯公舉於山東偕計吏北上覩舟子之女慘然不樂舟子問之曰曩吾約婚建寧令女女乃爲我而死汝女何其似也舟子遂以其女許公爲期而去已而公會試不第竟歸而讀書南浦亦忘所期於舟子之女者乃舟子之女待公不至又自縊死後七年壬戌公會試入場屋恍惚見舟子之女爲之磨墨公旣第未廷試而卒然則小說家所言韋臯之事果不可謂之誣邪

道南公諱韶字九成亦安定公十世孫也初爲小吏給事

於藩司藩司嘗夜出聞吏舍讀書聲甚苦問之乃公也試以經義奇之值天順己卯鄉試藩司引入試院遂中式成化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大理寺左評事歷左寺副右寺正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署學使者事請謁不行公知見忌於世遂致仕嘗賦其所居之山水曰道南八景詩一時名士如華亭張弼東吳桑悅皆從而和之

吾姚江畫學蓋始自菊泉子云菊泉子諱翊字九霄能爲五七言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而菊花尤入神品菊泉傳醒泉醒泉傳楊秉和秉和傳僧海懷此其畫菊之源流也菊泉子之畫菊引泉爲池種菊數百本池上朝夕嘯詠於側時其煙容傲色斂之尺幅遂自號菊泉子其視人

世榮利之事嗤斥不啻灰塵矣成化十六年覲其兄道南於畱都畱都士大夫聞其名爭挽致之遇其意所不樂斷梗孤榮絕不可得雪湖馮蘭以詩名其詠菊泉也曰種菊雁山下山深泉亦長傲霜秋色老映月夜猶涼妙灑臨池墨清分獻酒觴蕭然三畝宅風景卽南陽今菊泉故地蕪穢不治而樵兒牧豎過猶指之曰菊泉子嘗種菊於此矣子鶴溪半山

鶴溪公諱嘉愛字懋仁正德戊辰進士授潁州守改廣東欽州卒於官公從文成講學嘗有詩云文章自荷逢明主道學還期覺後人其自負如此

半山公諱嘉仁以詩名其送別云襄山遠寂莫漢水波清

漾一片別離情盡在河梁上中聯如窮將入骨心猶壯老
倦趨時夢亦清又苔裊展綠連朝雨松粉飄黃昨夜風又
梯山有脚雲將雨繡地無名草自花又山當好處偏多寺
地到斷頭方有橋又對酒易爲今日樂看花猶記少年狂
又杜鵑啼老紅猶溼精衛情深海欲乾結句如柳衰荷盡
芙蓉老交割秋光與菊花又西風也不從公道破屋人家
分外多又年年江上無情鳥只帶秋歸不帶書其可傳無
疑者

履齋公諱嘉會字懋禮讀書城南僧舍脅不露席者數年
遂得博覽學使者謂姚江才壓笏邑必得通五經者爲第
一於是第一公弘治辛酉舉於鄉其後十四年知金溪縣
事撫屬六縣金溪與樂安遠水樂安無兌淮而金溪租米
之致淮者費三石有奇而得一石又割金溪西北境十八
里立東鄉其兌淮之米尚畱金溪公皆移文除之由是見
稱武宗南巡公預備諸費民用不擾人益以爲能考上上
乃公竟乞休初道南公無子乞其兄軾之子得公以爲後
晚生嘉全公視其能立復歸後於本生

小雷公者安定公之十一世孫也自小雷公以來義爲宗
子又七世矣公諱璽字廷璽邑之南山有大小雷峰高士
謝遺塵之所居也公之兄號大雷故公號小雷云大雷公
商於楚踰十年不歸莫知存亡公曰有兄而弗知其存亡
何以弟爲乃入楚求之初大雷公之商也第言之楚不言

楚之何邑何聚十年中流轉又不復一邑一聚公茫然往來湘漢者久之至道州一日公奏厠置傘路旁大雷公過之視傘與其地傘不類意爲鄉土之新來商者得借問鄉土事已而公出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時大雷公業已有田廬妻子於道州公畱數月卒奉其兄歸義嘗欲考公生之時而祝版雖有生諱月日不注其歲然公之子素菴公年八十餘公之孫東河公年五十東河公生弘治十年東河公之卒素菴公棄世已久則素菴公生東河公在四十內外由弘治十年而上推之四十年當天順元年素菴公之生不過先後其間公蓋宣正間人也

素菴公諱諒余聞公故長者也治生厚富有乞貸者多不取其券當春夏之交困有餘粟則往來里門而告之曰若不足於粟者往之吾家里門人囊橐隨之纍纍猶外府也已而里門人曰無不足者始召他邨之告糴者而與之嗚呼素菴公之厚富贏衣穀食之所致耳顧皇皇求仁義若此可不謂之長者哉

東河公諱稔年過四十無子乃使其從子讀書從子之師敬事之家人之食飲無敢視於師亦無敢視於從子初素菴公有女爲姜氏婦姜氏貧甚公數問遺之亡何姜氏中甲科姜氏有貴客大宴會此時公適在姜氏家姜氏觴公異席公覆觴而誓姜氏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由是感激

欲其子姓興起儒雅故重之如此公五十歲而贈太僕生贈太僕生五月而公卒公卒數月而仲川生自贈太僕以後儒雅蓋彬彬起矣

景州公諱尚質號醒泉安定公十三世孫也嘉靖己酉舉於鄉知息縣事陞景州守脩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爲文記之見稱於時隆慶元年致政歸當是時詩人山陰有陳鳴野徐文長上虞有葛公旦鄞有沈嘉則姚江則公與楊祕圖而馬魯原附之倡和無虛日祕圖死公哭之云自從解綬入秋雲何處看山不共君十載論心成往事一時垂淚惜斯文誰收遺橐將千首得見行書有八分幾聽鶉啼江月白媿無碑記郭公文祕圖詩已散失義從其遺

墨收拾僅得遊四明山者數十首公之集則有青園錄藏於家公與祕圖姚人僅能舉其姓名況於馬魯原乎文獻無徵後死者之責也七人之中公與文長祕圖又以畫名義生四歲而贈太僕公卒蓋義猶逮事曾王父母者云贈太僕公諱大綬別號對川生五月而孤鄉人易之條編之法未行庫子最爲重役公年十五耳身往受役終役無毫髮累鄉人始大驚鄉人有爭訟曲直質之公自公所曲直者退無異辭而公顧尚氣嘗與人爭田公直於官竟歸我田退而以其田還曲者曰吾意不在田顧汝不能降以相從耳公治田爲鄉人師鄉人所治肥美不能當公之磽者姚江之田大半轉江水灌之旱則海水入不可灌公占天

將雨海水可以一溉或竊笑之未幾大雨鹹水爲糞其田之收獨倍以此服公之精往大父謂義曰公蓋出自副室東河公卒副室去帷公事嫡母甚謹章太淑人少有過誤於姑公怒甚取嬰兒於章太淑人懷中投之牛宮太淑人庭謝乃止嬰兒卽大父也然則公之制行豈特爲氣使者哉崇禎元年天子念忠端公死節晉公今階忠端公之生公識其貴嘗問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忠端公對曰三品忠端公死節御史纔七品耳乃天子特恩竟如忠端公之對云

封太僕公諱曰中別號鯤溟以易教授吳興諸生應試公先第其高下無不奇中然公爲文援據經術一切剽剝竊攘之詞不屑爲也公久在外家之生產益落嘗薄暮徬徨簷下諸生問故公曰計無以卒歲諸生皆願有所輸公曰吾不忍累諸生卒謝之其狷介如此忠端公旣第鄉邑利害公必毅然聞之當事口授手畫未嘗假借一詞當事卽心不憚而識公一無所私也嘗議南糧事公言是役破家不一不如以道里之費稅畝而官解之有蔣太常者曰稅畝則均役非搢紳之利也公曰吾所言者諸君子孫計諸君能保後世之不降爲阜隸乎時父老子弟會者千人皆竦聽歎息忠端公上書請誅閹人魏忠賢詔下捕忠端公公俱入京師忠端公在獄魏忠賢縛公置神祠中榜掠之使籍記其往來者公對倉卒不能悉有尺書藏某所可取

黃氏家錄
視廼其人寬公公得脫走已而天子磔魏忠賢封公太僕
寺卿一時與忠端公同死節者唯忠端公有父當是時東
澗之爲魏忠賢舍人而至大官者皆髡黥歸里公獨見榮
於世故遇公府縣則大慙公亦困阨之久時有所發舒縣
令蔣燦者讐大官之氣勢常恐失其歡心忠端公之發喪
也燦將弔於殯宮公移書顯責之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
秋起家尚不讀左氏傳乎燦爲之媿謝由是不能無芥蒂
與諸大官者每事多推築公公不勝憤憤而卒公之將卒
乃仰天而歎曰京師天下之奇觀也余蒙難而入晝伏夜
行曾不得一見都邑之盛宮闕之美其時吾謂人曰使吾
得再遊其間無所恐懼則生平之願足矣今已矣亦命也

夫公逢贈太僕之怒必伏地請扑有爲公解之者公麾之
曰吾以大人釋怒爲喜不以免扑爲喜也安定公祠宇將
圯公撤而新之不以煩其宗人公之爲學質而不華求之
古人庶幾乎獨行之士矣
鳳翥公諱球封太僕同世者也初舉於鄉名應玄其經義
有名於時而間出入繩墨陶文簡分經禮闈得一卷乙之
以示同考官曰此必餘姚黃應玄也坼糊名果然公聞之
心折遂北面文簡稱弟子萬曆庚戌改名第進士是時已
爲教諭尋卒

忠端公諱 **■** 字真長別號白安少卽博覽經史不專爲
科舉之學初名則燦數試不利夢景州公謂之曰盍名吾

之名景州公名尚質覺而異之故易今名登萬曆丙戌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是時湯祭酒免歸鄉里所號爲宣黨之魁者其門生滿天下有司唯恐不得其歡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習公視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湯祭酒乃欲土司寧國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涇令初著叨穢聞之乃曰是不畏湯祭酒者何難按舉吾屬哉終公任不敢爲姦利事大姓劉氏置私獄殺人公欲按之值考選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盤錯宜俟後人公曰吾志埽姦鄙今當前而避之差稱執法之吏矣訟劉氏者數百人悉爲斷理收其僮客論死劉氏飛章京師鄒元標先生爲左都御史由此知公擢山東道監察御史當鄒先生長憲時諸君子日追理挺擊紅丸移宮所謂三案者斷斷而爭之或謂公曰今論人者以三案爲鑑公胡無說於此公曰三案已爲成事今日官府所急似不在此亡何鄒元標劉宗周二三先生去國公上書請惜老成京師地震公又上書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天啓初闖人魏忠賢帝乳母客氏干涉外廷臺諫有及之者而言者皆誣是後四年之中莫之敢指公獨發憤悃幅中旨廷杖韓相國曠救之得罰俸公風裁著聞然志在濟險不欲聲名自高而已當是時魏忠賢客氏雖陰寄國命小人之希附者亦惟恐人知之南

樂魏廣微者以魏忠賢宗人得相其父允貞故與趙忠毅友忠毅尚書吏部廣微猶以故人子自託亡何考功郎缺忠毅取鄒公維璉自兵部郎補之江右章允儒與咨訪不得而怒欲敗其事桐城阮大鍼求長吏垣於左忠毅得之已而左忠毅移意於魏忠節阮大鍼怒欲致難於二公遂稱終養公謂同志曰二憾往矣余聞之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闡人伏慝吾方內爭以啓之非國之福也二三子亦姑謀睦乎於是移書阮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不聽而給事中傅櫬與魏忠賢養子傅應星遊阮大鍼章允儒合謀使傅櫬奏左光斗魏大中與汪文言交通狀魏忠賢從中主

之收文言送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公卿多與之計天下事文言謁公公不肯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之不可從劉鎮撫僑計畫所以全者遂出文言楊忠烈欲表魏忠賢草具公曰公大臣非諫官比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忠烈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無已奏中宮嬪之事削其風聞苟毫髮不爲上所實則上不實其實矣不聽疏入公亦草疏助之乃聞魏忠賢辨上前果自宮嬪事始忠烈既激怒魏忠賢魏忠賢欲以廷杖威脅諸在位者會萬忠貞言鑄錢事連魏忠賢忠貞被杖死公上疏曰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

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
年張居正爲之奸人爲所欲爲唯恐忠臣義士之撓之也
借廷杖以滅怨奔車一轍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
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工部郎中萬燦以言某事死不爲
聖明之累哉廷臣會議東閣內侍數百譁然以辱言官之
劾闖人者閣臣面頰不能發語公厲聲叱之曰內閣朝廷
股肱之寄也卽司禮非詔不敢入汝曹何爲者大不敬衆
乃引去於是謂忠烈曰萬郎中由公而死公宜筮遯所謂
知者見險投以遠害忠烈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公曰進
退以禮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之忠烈然之深
念者數日而使李忠毅再質之公公笑曰去畱斷之於已

考合衆議可否乃亂亡何太廟祭享魏廣微偃蹇失期魏
忠節將糾奏之公曰不可夫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阮大
鍼挾縱橫之術爲內外騎驛此積薪也柰何復厝火乎忠
節笑曰古之浚小人者豈能必勝要使埋銘不寂莫耳公
曰不然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君子社稷之心重於
名節忠節卒糾奏之於是廣微取朝籍甲乙於姓名之上
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
視此可舉網盡之矣其後誅徙之禍皆廣微之所甲乙者
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乃無聊借闖人
以報怨者天啓諸君子之過也乃公彌縫其闕先事綢繆
之至意如此天下但聞其婞直之風豈不可歎哉公精典

故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矣宋哲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中甲令不當襲衰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殆將有三殿之工邪已皆如公議明年公巡視茶馬主事曹欽程劾公前疏有推擇名賢以重風紀者陰爲高忠憲地遂削籍楊忠烈魏忠節爲閹人所害公哭之於野慟又明年閹人李實劾公家居講學與忠憲之屬交私詔下徵公連坐者六人使者至吳爲百姓箠死公聞變卽間道投獄或言亡命縣令祁逢吉操兵到門公在道聞之移書逢吉曰抱頭鼠竄豈

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頭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時高忠憲以大臣不辱自裁周忠惠途遠未至公偕李忠毅周忠介周忠毅繆文貞四公者高談獄中忼慨怒罵繼以詩歌門人徐忠襄私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此豈減黃霸之受尚書哉魏忠賢使許顯純以次掠考李忠毅嬰病公考竟次李忠毅乃公復就考許顯純詰之公曰李公不任楚毒吾代受之魏忠賢又次第使其私人害諸公存者唯李忠毅與公已而害公者至北面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辭父母賦詩一章薨天啓丙寅後六月朔也年四十三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又三日而李忠毅亦死公薨之後魏忠賢志益盛一時小人勸進呼嵩祠之者徧天下其後一

年熹宗崩烈皇卽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
賜祭葬又一年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辨李實原疏墨
在硃上乃魏忠賢取李實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
於是李永貞代李實減李實戍之又十五年謚公忠端
初忠端諱日或傳後六月二日童德維者商人也以事繫
詔獄崇禎初赦出謂羲曰德維獄中曾事忠端公云公薨
於朔非二日也而徐忠襄曰公於獄中嘗夢三黑人者楊
忠烈亦夢之識者謂遜國之忠臣也宗羲因記公野哭忠
烈忠節之日夢忠烈告公大禍未解嗚呼幽冥之中真若
有神物相之者與百家恭記攜殘集及家錄俱先遺獻
公四十歲以前之作也久塵破篋中將
為蠹鼠齧盡康熙癸未上元日百家到雲間
仲簡兄慨然刻之可勝感激書此以識不忘
家錄終

黃氏續錄卷一

竹橋裔孫寓雲間炳較梓

續錄浙江通志

先錄餘姚本支後
附錄各縣黃氏

人物列傳

黃珣字廷璽餘姚人成化辛卯鄉試第一辛丑廷試第二
歷官翰林國子監終南吏部尚書珣雖和易而大節凜然
逆瑾忌之勒令致仕由是痛惡姚人皆出之於外嘉靖十
追謚文僖

黃尚質字子殷餘姚人嘉靖己酉舉人知息縣事民曾珣
兄弟訟產尚質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為若理越
數日詣縣求直尚質曰前詩熟否曰熟尚質發明詩義慷

慨嗚咽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遷守景州六載不調尚質與同邑呂相爲密友是時氣勢方盛終不以尺牘自鳴自免歸

黃曰中字鯤溟餘姚人以教授爲大師三吳弟子經其指授者皆爲名士每試出私第其高下牘發無不合者及爲鄉官邑之利害畫然不稍假借令昵一阜隸爲民害曰中以治生帖投阜隸阜隸大驚不敢肆惡有逆黨越境追人曰中擒其僮客扑之曰吾非扑汝聊以此棒寄汝主耳曰中有喪縣令弔於墓曰中謂之曰明府以春秋起家尚不識郊弔之非乎不敢受也其方剛如此

炳記曰中卽忠端公之父

黃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

府推官入爲山東道御史逆奄魏忠賢與佞母客氏亂政天啓四年三月地震尊素上言官府之間已成忌諱言官莫之敢指阿佞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此中尋禍未敢深言也後三月副院楊漣劾奄二十四罪尊素又言忠賢諸不法狀旣經暴露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孤注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萬燦杖死尊素言他日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燦以言某事死可不爲皇上之累哉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張居正爲之

非祖宗意也阮大鍼恨左魏必欲殺之借汪文言以興大獄魏大中知尊素深沈有大計片紙囑曰同文烈火勿殺義士尊素爲理刑吳孟明畫策爰書一無連染獄遂解羣小愕然五年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謀翻局尊素用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忠賢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有奏記忠賢者曰事有迹矣於是忠賢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去而逮旨下蓋汪文言之獄原爲左魏而設不意尊素能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思惟尊素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緹帥至蘇州爲蘇民箠死失駕帖萬里投獄園土中與同難諸公講道云破得生死方是喻義謂門人徐石麒曰吾於此不減

黃霸之授尚書也逆奄使許顯純誣賊拷掠一日李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色臨害北向叩頭謝君南向叩頭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十三六年閏六月朔日也贈太僕寺卿謚忠端

黃渤海餘姚人以都督僉事同黃蜚至浙江兵潰先驅妻子入太湖服蟒袍玉帶自沈

黃友字龍友平陽人資稟英邁慷慨年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登崇寧第歷永嘉瑞安簿權華陰令宣和間方臘亂爲宣撫司幕官攝蘭溪令賊不敢犯以功命攝婺州兵曹單騎諭解浦江

武義羣盜婺人爲繪像立祠遷通判澶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軍叛諸郡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戰躬冒矢石脣破齒抉奪路詣京師宰相李綱薦之欽宗召見怪其面問得之嗟歎良久進直徽猷閣制制司叅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二千奪榆次縣得糧萬斛明日大軍進十里止友急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不聽友仰天歎曰事去矣待曉兵果四合友被執勒降友厲聲曰男兒死耳罵不絕口敵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年四十七詔贈七官至中大夫官其子若壻八人御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居平許國嘗語子弟曰馬革裹尸吾素志也異日收吾骸當以足心黑子爲誌其忠誠天植如此

黃仁環浦江人建炎初賊作亂仁環呼諸子子唐子客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畱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東行十餘里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客等各插竹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乃呼曰轉陣殺賊與子客夾擊賊千餘人脫者無幾諸酋畱者仁環令諸子饗於家酒酣用大斧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其女竟爲賊所戮後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今縣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存焉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旣成但有言其

奸者輒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忤磨三尺劔欲
斬佞臣頭之句檜聞大怒蹤迹不得而止居鄉每爲讎人
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初進士知嘉興入監登聞鼓院
力言今日養兵爲巨患具屯田序衛議十六篇上之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乞分蜀帥吳曦兵柄宰相難之後曦累
挾金人以叛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極陳父子天
親之義不聽遂乞罷去因言忠臣以孝事君臣父年垂八
十菽水不親事親如此何以事君冀以感悟上心寧宗卽
位改右正言將論韓侂胄之姦侂胄假御筆陳太常少卿
朝論欲函侂胄首畀金人度以爲辱國不可以集英殿修

撰知福州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浚日未中而畢累
遷禮部尚書告歸卒度志在經世而問學不倦作詩書周
禮說多闡精微之蘊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
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藝祖憲鑑仁皇從諫
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諸書並行於世

黃宜字達之天台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至敷文閣待制
提舉上清太平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宜簡重
端慤專務實踐喜推士類在朝多建明力排和議不爲權
勢所屈時朱文公爲常平使行部至台囑其賑恤躬行阡
陌計口給餼全活甚衆從兄早世事叔母如母撫其子如
子死之日家無餘貲常推明濂洛之學訓迪後進喪祭一

用古禮鄉人化之子鍾通判温州軍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爲中書舍人永樂初
簡直文淵閣陞翰林編修進侍讀每侍左右備顧問上一
日問建儲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法也皇太子冊立陞右春
坊大學士兼東宮侍讀又敕兼輔導皇太孫上北狩淮同
尚書蹇義楊士奇居守復爲高煦所譖會奉表行在稍遲
坐迎上不敬逮繫詔獄凡十年仁宗卽位遷通政使兼武
英殿大學士尋加少保戶部尚書宣宗親征高煦命佐鄭
襄二王監國以勤勞致疾乞歸宣德八年淮葬父趨闕謝
恩上賜遊西苑命主會試尋宴餞於太液池親製宸翰以
寵其行優游林下十餘年卒謚文簡所著有介菴集省愆

集歸田橐淮歷相兩朝恩賚殊渥子棐爲尚寶司丞采爲
太常少卿精筆札工詩文

黃養正名蒙以字行永嘉人潮光子自幼岐嶷善楷書七
歲隨父至京永樂中引見授中書舍人累官至太常少卿
宮殿坊扁碑刻多其所書性尤端謹淹博工詩文宣宗甚
愛之南還賜詩以別正統己巳之變先事陳諫弗從扈駕
次土木也先衝逼行營臣屬驚怖養正獨衛護弗避及駕
北狩死之衣冠歸葬天順初追贈太常卿陰一子世襲錦
衣百戶

黃孔昭太平人名曜以字行登天順庚辰進士授工部屯
田主事屯田號濁曹孔昭獨持以正爲同僚所怨嗾吏誣

奏之後竟得白其僚坐是落職而孔昭譽益起歷遷吏部郎中時選曹率引嫌謝客孔昭獨延見諮訪得其人乃薦天官鄉人莫敢干以私擢南工部侍郎署尚書事澡剔宿弊如恐不及先是沿江諸郡蘆洲咸屬工部資營繕多爲豪勢家所侵孔昭稽籍悉歸之官有詔令大臣舉堪任方面官孔昭舉知府樊瑩及致仕僉事章懋時稱得人嘗兩以吏部薦不果然物論咸以樞衡望之吳文定公嘗稱之曰昔毛玠仕魏爲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士今觀黃定軒爲人蓋近之嘉靖中贈禮部尚書

黃傳字夢弼蘭谿人生而穎異過目成誦從章楓山先生遊遂潛心義理以名節自礪弘治庚戌成進士授江陰令之三年授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避以疾歸疾劇無資殯家人尤之公因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臥死青山鬼亦清所著有白露集江陰志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八年進士累陞武選員外郎時王守仁倡明聖學宗明從之遊會寧藩叛上江防三策爲南司馬喬宇所重復疏諫南巡嘉靖二年大禮議起與張璁輩論合遂同上正大禮疏至署丞何淵請入太廟宗明卽疏不可次年召修明倫大典十一年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疏劾冢宰汪鋐武定侯郭勛帝窮究指使之入宗明抗疏言罪一楊名而必求主使之入延及善類關國家

黃氏續錄 卷一
元氣不少上怒以宗明卽指使之尤并下獄左遷踰年召拜禮部侍郎會莊肅皇后晏駕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明年卒

黃汝亨字貞父仁和人生而腦後稜稜有奇骨目如曙星年十八歸安茅坤聞其名延與仲子同學後坤幾中奇禍汝亨曾受知於巡撫滕公爲白其冤事立解坤持三百金謝汝亨曰吾以義往而利公金耶不受萬曆二十六年成進士由縣令歷官江西布政叅議備兵湖西踰年以祝釐便道還浙遂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題曰寓林以著作自娛有寓林文集三十卷詩六卷行世卒年六十有九

黃克謙字含光先世邵武人始祖勝以松關功世爵克謙初婚三日從兩兄奔喪萬曆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官工部都水使榷荊州轉兵部武選司主事晉車駕職方郎中擢廣東參政克謙爲人清介強忍能斷事督荊州權以計去礦使陳奉播告變商人絕迹者數月爲蠲月內征十之五商人便之及爲職方書十六字於座且列榜於門將帥有尺一及門者卽逮繫奏論如律皆縮首畏服參政廣州有私販及珠池之禁素患盜克謙曰盜易治耳治從盜窩盜者盜將自靖設比伍嚴里黨而禁白漕禁雙桅禁夜行盜藪一空以病去歸抵里門而卒子二長樞天啓辛酉舉人早歿次機丁亥進士由吏部尚書入爲文淵閣大學

士

黃思道號默菴錢塘人萬曆庚午舉人除知代州甫下車
卽當編審諸冊手自裁覈減大戶止以十六名收解常課
外有門稅悉爲裁革三晉曠徒嘯聚百姓震恐柄臣議撫
思道獨持不可督撫如其策魁渠果自縛崇學寬刑稱循
良歿之日斂猶不給郡人悲號罷市贈中大夫廣東右參
議今追贈奉政大夫吏部尚書

黃嘉雋字仲籲鄞人崇禎中由恩貢知開州奸民有欲報
其父仇者乘流寇之亂引土苗千餘假道開州嘉雋閉城
拒之援兵無一至者城遂破賊迫之去嘉雋罵賊不屈竟
觸階而死子近袞近辰俱殉焉

黃潤玉字孟清鄞人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人皆異之永
樂改元命徙閭右實北京潤玉年十三代父抵京應京闈
試擢禮經魁屢陞交趾道監察御史劾不職者百二十人
時寇起官軍妄掠子女萬餘口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
死罪數百人亦爲辨出之南丹衛戍卒歲死於瘴奏徙平
曠爲忌者所中左遷含山令虎

補

黃洪憲字茂忠秀水人隆慶中鄉試第一進士第二仕至
詹事侍讀學士嘗使朝鮮歸裝惟圖書數卷朝鮮人爲立
卻金亭主試分校所得士皆知名張江陵欲屬其子憲不
可廷責之弗爲動所著有皇明文憲朝鮮誌學易詳說學
詩多識諸書

補

儒林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中寶祐四年進士第爲史館檢閱言
事切直度宗大怒降通判廣德軍時郡守賈蕃世以權相
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
坐解官尋改提點刑獄按貴家害民者又發富人粟被劾
免官宋亡遂隱居寶幢山下力崇朱氏之學以興起斯文
及卒里人私謚文潔先生

炳記文潔之始祖爲萬三府君
乃吾始祖之弟著有黃氏日鈔

數百
卷

黃茂字茂卿餘姚人泰定進士從學於吳草廬澄讀書涵
養粹然自得

黃珏餘姚人初學春秋後見四明黃產實說尚書心好之

更授尚書隱居教授浙之言尚書者多宗事之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旨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炳按珏明時嘉隆間人黃開字必先諸暨人紹興中進士博學好古邃於經術所論著有語孟發揮周易圖說孟子辨志麟經總論春秋妙旨六經指南諸史洩疑暨陽雜俎浣溪文集共二百六十餘卷官崇安令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文嘗著弔諸葛武侯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告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讀學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爲前官久之謝歸七年卒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宋濂贊其肇開科舉卽以儒學自奪疑然獨任斯道之重上承朱呂道統天下學士咸知師法云

文苑

黃韶字九成餘姚人成化五年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有道南十景詩與張弼桑悅唱和

黃嘉仁字半山韶之從子於何李時不染習氣詩情嫣然秀出

黃海字伯川以字行餘姚人大順六年舉人爲建寧教諭工於詩倪宗正稱其農談戚話皆有詩情有竹橋十詠行世子堂字勉仁弘治十五年中會試及廷試擬爲第三人

未傳臚而卒

黃翊字九霄餘姚人能爲近體詩工畫竹石菊花引泉爲池種菊數百本朝夕嘯詠於側馮蘭詩曰種菊鴈山下山深泉亦長傲霜秋色老映月夜光涼妙灑臨池墨清分獻酒觴蕭然三畝宅風景卽南陽

黃宗會字澤望餘姚人忠端公第三子崇禎拔貢讀書一再過便上口語一日所讀必盡百葉按日以爲課程有事則次日倍其常課故自經史四部以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澹無一字不有根據而不見用事之迹著有縮齋文集十卷其注外教書爲瑜伽師地論成唯說論牛毛繭絲爲其教者亦歎以爲不及錢謙益註楞嚴多采

用其說

黃蛻字新之淳安人號警齋淳祐進士第三方逢辰題綵對以迎之云狀頭留後舉榜眼探先鋒蛻答之云吾與狀元畱地位先須榜眼破天荒次科逢辰果中狀元蛻見博而正著作不畱彙人得其片紙必珍藏之自建昌軍僉判遷大理卿所至以文學知名學者祠之於石峽書院

孝義

黃璽字廷璽號小雷餘姚人兄伯震商於外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蹤迹禱於南岳廟夢神授以纏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璽疑駭未浚有書生占之曰此杜子美春陵行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必有影響璽從書生

黃氏續錄 卷一
之言一日奏厠置傘道傍伯震過之而心動曰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餘姚黃廷璽記伯震方愕然璽出而相視慟哭旁觀者亦泣卒奉之以歸

炳按小雷即竹橋榮

七府君忠端公之五世祖也

黃義貞字孟廉餘姚人篤學好修事親以孝聞大德間徵拜博士辭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其六世孫濟之父當戍陝西濟之代行中途遇盜自陳情款盜不忍害父母歿遂廬於墓

黃驥字德良餘姚人副使肅之子七歲喪母畫像事之感時悲慟見者惻然父歿造墳不資人力躬自負土有雙鵲巢其丙舍野犬爲之巡警嘉靖中表爲孝子驥學於王守仁嘗語學者曰陽明先生首亦未成片段後來門人夾持遂倒不得

黃他三國時吳人爲章安一吏身當白刃濟君於難

黃汝楫字良濟諸暨人宣和間方臘犯境汝楫瘞其貨寶於室將出奔忽賊黨執白旗來且拜楫驚視之乃舊僕也曰吾掠士女千餘主閉室中索金帛否者且殺之汝楫曰我所藏直數萬緡願以贖衆命遂悉發所瘞輦輸賊營千餘人皆得歸

生五子開閣閱聞閭俱登第

黃原泰字可耀號北沼南宋台州人性樂施子歲歉買粟於閩浙損半直以濟邑人其鄉義庄田少而役重獨力代役二十年郡守王公磨勘義庄亦及其鄉或告王曰彼以

己田代一都全役尚咎之耶守驚服義庄有兄弟訟財者
原泰出已帑以釋其爭有鬻田於原泰者得千緡爲僕竊
而逃去憐其人鬻錢以與之車若水志其墓

黃里字德鄰山陰人從王冕學通春秋三傳工詩詞洪武
初舉明經授雲南州同知與弟亨偕往七年山寇突入倉
卒以身禦之寇欲奪其印里執弗與遂遇害寇方肆掠亨
痛忿率衆百餘與寇戰勇氣百倍寇不支潰去亨亦傷其
左目抱兄骨歸葬

隱逸

黃玠字伯成定海人文潔先生震之曾孫隱居教授孝養
二親聞其名者爭遣贄迎致之每渡浙而西樂吳興山水

之勝卜築弁山號弁山小隱與趙子昂黃晉卿友善所著
有弁山集知非彙纂韻錄唐詩選行世卒年八十祀嘉湖

寓賢祠

炳按定海今之鎮海玠雖定海人乃文潔
之後與竹橋同祖於慶元通判故首之

黃公鄞人避秦匿南山采芝以自況漢高帝求之不得帝
嬖戚夫人欲廢太子立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以死諍不
聽太子用張良言以禮迎公與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
偕至一日帝設宴召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
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四人曰陛下輕士善
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莫不願爲太子
死故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趨出上目

黃氏續錄 卷一
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公後卒於鄆其墓在慈谿西南三十里覆船山上至今謂之黃墓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師事余浙石余亨韓性隱居不仕所著有南明志蚓鳴集及輯其祖三朝言行錄

黃尚斌名禮遐以字行號松塢都監緒讀書識大義每閱史至奸臣賊子輒掩卷感憤或至唾罵乃已嘗見人有盜其困者乃佯爲不知而避之其狷介而能有容類如此年九十以孫孔昭貴贈工部右侍郎

黃惟棟惟楫俱文毅公孔昭之後惟棟字上仲博極羣書恥習舉子業隱居大有山房焦竑顧起元胡應麟等俱有贈詩與屠隆交尤密所居多竹自題綠雪齋鴻苞集中綠雪齋大有山房及駮霞篇皆爲惟棟賦也惟楫字仲文有奇思試有司輒高等晚年客遊燕趙名噪公卿間馮夢禎歐大任爲序其集

黃宏憲字文甫仁和人崇禎朝以訪舉入曆局與上海徐相國光啓訂正曆法授博士曆書告成加光祿寺署正奉差河南測視月食御史金光庭問之曰漢書五星句已而行何爲也答曰順逆之謂也光庭悅服嘗進儀器上撤賜御膳加銜虞衡司郎中後棄官歸隱授徒自給講求實學所居曰探蹟齋卒年八十有三

寓賢

黃裳字冕仲一字道夫延平人嘗遊桐廬讀書浮橋禪定院又寓居閩仙洞元豐二年舉進士第一崇觀間仕至禮部尚書自號紫元翁舊禪定院有紫元祠堂閩仙洞有紫元菴皆祀裳也

百家按冕仲著有演山文集

方技

黃武字維周山陰人習舉子業不就乃學醫先是越人療傷寒輒用麻黃耗劑武獨曰南人質本弱且近世人鑿伐甚多本已撥而攻其表殺人多矣乃投以參芪輒取奇效自是越之醫咸祖述之

釋道

僧圓戒字妙行本姓黃明萬曆間餘姚農人之子幼時聞呼名輒自疑覩日落影近警而有悟然未嘗識字自夕徹農卽掩關靜坐於牀牀方正如斗可容足無欠伸處豎樹其腰脊如是者二十年遂信口作偈卽儒家經史問之應聲而解每謂儒釋無二義至比捻珠爲牽牛繩題法堂對聯有罵佛亦成正果句衆云妙行本童男子初叅有得於龍池旋主天童西堂後乃坐奉化山中不數數與俗酬對士大夫往叩一二語多願師事之甚或相遇釋然心如冰釋至有棄家隨侍者順治四年預知辭世或請一偈答云我從來無一字與人及求之諄切乃曰入夜月華窗底白悠然松韻耳邊清七月二十一日正夜半呼侍者曰日出矣竟坐而逝

黃裳字丹霞世居天台後寓上虞挾五雷法遇旱祈禱輒
應年八十六

列女

神宗皇后王氏本姓黃餘姚人五世祖蘊居縣之雙鴈鄉
洪武十九年爲抽取民兵隨駕入京充校尉陞錦衣衛百
戶子賢順天府學生應貢歷鎮江府教授賢子杞中武科
除定海衛鎮撫杞子正入溇縣學例貢爲國子生正子偉
生女一恩選中宮萬曆六年大婚禮成賜偉永年伯子棟
錦衣衛指揮僉事

黃稔妻章氏稔有二子皆妾所生稔卒長子大綬未周歲
章氏撫之衣食皆出於十指是時庫子最爲重役大綬年

十五卽黠充之大綬出役章氏移兀子於門向治所而坐
待大綬歸始食守節數十年郡邑表之

炳記大綬卽贈太僕卿對川公忠端

公之祖也

黃忠端夫人姚氏上虞人父克俊年十六歸餘姚黃尊素
天啓癸亥尊素官御史楊璉左光斗魏大中李應昇每夜
過議論至小人陰謀必形之歎息率以爲常姚聞歎息則
終夜徬皇謂尊素曰公等不能先事綢繆徒作新亭之泣
乎尊素被逮姚每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漏盡聲酸
聞者無不泣天子旣誅逆奄副笄翟衣加換三品姚初不
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
其舅病革命子宗羲出營美檟舅見之歎曰吾有三子在

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其後授產姚讓其三於叔而已取其一五子不免窮餓姚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南都諸名士攻阮大鍼以顧杲宗義爲揭首大鍼得志修報復中旨逮治姚喟然曰豈意章妻滄母萃吾一身耶國亡得不及於難壽八十七卒劉宗周瞿式耜皆稱之爲女師

王烈女餘姚人父篤奄翊年十三字於黃百學未歸篤奄殉難爲營將所掠有劉弁欲娶之奪劍自刎弁義之遂以劍殉其葬

黃鏞妻汪氏餘姚人順治五年山寇亂大兵討之居民走避鏞與汪氏被執逼汪上馬汪曰寧殺我斷不從汝二卒相謂曰不殺其夫彼終不肯去擬刀向鏞鏞避之未創汪曰寧殺我毋殺我夫卒砍之仆地至家而絕

黃聖質妻姚氏餘姚人兵逼之不從兩手抱桑樹兵砍其首首倒垂而抱如故

黃文備女餘姚人兵逼之雙手握其裏衣砍死其手猶不可拆

金一龍妻黃氏餘姚人一龍早夭黃截指自誓立其從子爲嗣與姑相依十五年有熊廿六者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給黃還家而間道至於熊黃知勢不可挽願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於深夜黃引刀自刎未殞其姑聞之匍匐而來黃曰吾所以未卽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

遂剗喉以絕郡邑聞之斃熊廿六獄中建坊旌表之

黃福妻蕭氏元時永嘉人年十九夫亡未有子舅姑以暮年相依欲納義子以蕭配之蕭力爭不能止乃佯許因請葬其夫畢扃戶自縊死

黃撫妻虞氏義烏人夫亡遺孤宗橋方三周殯葬後與姑屏處一室紡績存活有豪貴賂其父欲娶之虞籲天誓死卒不能奪孀居六十餘年始終如一卒年八十有五嘉靖三十二年詔賜旌表

黃宗武妻趙氏義烏人年二十三而夫亡誓守孤幃惟事紡績完節五十餘年事聞於朝旌表其門

黃廷龍妻鍾氏桐鄉人年二十六夫亡上事嫠姑下撫幼

子有司旌表賜帛年六十七卒

黃良翰妻商氏山陰人康熙十二年奉 旨旌表

黃中色妻胡氏安吉人家貧 國初中色避難歿於西山遺子未期舅姑欲奪其志氏截髮毀容爲夫寃宷虛其一以自待亦無二志

黃一卷妻崔氏海鹽人明末避亂石馬山聞兵至氏先投幼女於池遂與長女奮身躍入水死一卷受創危急忽見氏撲面迎刃得不死越七日尸浮於水面傷刀痕人咸歎其靈異斂時顏色如生

黃阿繼妻柳氏永嘉人順治戊戌海艘犯江北氏遇賊度不能免抱子投河死寇哀之爲取富室棺殯之夫感其義

削髮從釋

翁過妻黃氏宋時永嘉人婚數月既寡年甫二十遺腹生子夔夔居數十年未嘗出戶命夔從陳殖學易登淳祐第黃年八十郡守楊簡爲文旌之

陳章甫妻黃氏宋時永康人年二十夫亡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號泣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毛寧妻黃氏江山人夫早死子豫方三歲艱苦守節豫爲紹興名臣封恭人爲貞節之報云

孫信妻黃氏平陽人至正間爲賊所擄以■弁之時賊燒民居火方熾黃躍投火中死

胡宗選妻黃氏 胡克表妻黃氏從父姊妹也其夫皆以稅糧逮詔獄其姊遣人謂其妹曰夫罹譴必貽累妻子若宜見幾毋玷辱家門其妹已預浚慰安子女閉戶縊死其姊亦投池死

楊心疇妻黃氏黃巖人事舅姑以孝聞姑負重疾醫云不治氏泣斷小指和羹以進病遂得甦繼舅疾殆甚焚香籲天又斷無名指救之亦甦獲享遐壽宗族以詞章投贈稱爲美談

鄭瀛妻黃氏浦江人夫患疽歿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爲義家婦死爲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族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爲少動遂命瀛從子村爲後

黃金娘西安人父良以金娘許字王子智智亡金娘請於父母過門弔祭慟絕且甦告其夫靈誓死不渝及服滿後有富民欲聘託母勸諭固拒之甘守清苦孝姑嫜立繼嗣不闕牖不履闕者五十餘年

林儉妻黃氏永嘉人夫早卒兄弟議奪再適黃聞飲泣飾笄服赴後河拱立水中死

黃玉瑩西安人許聘周天寵未嫁天寵病危黃卽請於父母至周氏侍疾天寵卒黃年十九慟哭盡哀送葬途有高壑將投之侍婢夾持而免年二十六卒

黃烈婦仁和人亡其夫之姓名時有兵邨落奔竄女子多被掠者烈婦亦在掠中舟出陡門烈婦一躍投水死越五日尸出於河其夫撫尸而慟烈婦兩目忽淚溢焉

嚴顯忠妻黃氏浦城人年十三隨父郡博來嘉興字顯忠生子尹昌甫五歲而顯忠死黃仰天大呼牽尹昌至露柱前持刃斫柱以痕計其軀曰吾不卽死恐絕嚴氏嗣耳口授以書尹昌弱冠補諸生每見柱痕淚流力學有成爲福清令黃年六十七而卒郡邑旌之

倪元妻黃氏鄞人元沒矢節不渝

章景法妻黃氏象山人夫卒矢志守節崇禎二年建坊旌表

黃奕醜妻袁氏鄞人醜夭袁堅志守節以飢餒死

吳嘉謨妻黃氏義烏人三載而夫亡黃年方二十一哀毀

幾絕有奪其志者誓死不更提學范惟一表其貞行

王延祚妻黃氏崇禎間延祚爲應天檢校過夏津縣夫婦爲游兵所執擊延祚垂斃黃給卒曰釋此我當與汝取寓中財物卒信之黃揣夫脫去乃歎曰我其死矣何財之有遂被害

王今高妻黃氏蕭山人今高爲臨清守城陷黃氏赴井死李汜水妻黃氏金華人大兵破城被執黃與媳潘氏齊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尤性妻黃氏瑞安人嫁甫兩月性以督學檄入武林萬松書院講業冒疾歸尋卒黃年二十三遽欲自盡已念夫無後乃立姪一清爲嗣食貧艱守三十年詔建節孝坊旌表

之

黃氏羅姓婦岷人夫喪舅且耄夫弟欲亂之黃覺密綴其衣不寐者累月竟自縊死

何之楠妻黃氏蕭山人三載而之楠歿無子又早喪舅姑躬任拮据非歲朝祭祀不出終其身不聞笑語事上接下禮法肅然凡四十餘年擇繼生員何任炎總督趙廷臣彙題建坊里門

沈茂祖妻黃氏嘉興人孝事舅姑年二十四夫卒撫其子成立年七十四卒巡按王元曦旌其門

黃氏續錄卷二

竹橋裔孫寓雲間炳較梓

續錄明儒學案

僉憲黃南山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

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辯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酉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文裕黃泰泉先生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舉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辭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并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概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牽於舊論耳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奸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叅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其屬意至矣

主事黃洛邨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邨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二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仕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核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瞠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窾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

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無爲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箇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功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

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杳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睹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與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柰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子雙江辨者皆從

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情於未發其性情不能歸一同也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膺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洽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邇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溪

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笑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時采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儀秦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毋

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未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失陽明之旨甚矣

尚書黃久菴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璉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日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日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可用復是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旣沒桂萼齟齬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旣不差而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

窮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
 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
 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其於五經皆有原
 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
 辭為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
 孔子易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
 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
 周易之蘊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於艮以
 闔戶之坤先闢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遯山歸
 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
 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為列國春

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
 以身事世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類之類凡言事者以
 事為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
 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
 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諸別傳亦無不可
 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為經毋乃以
 草竊為正統乎大象得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上之
 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
 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
 樂為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繫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
 信然季札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今以南雅頌居

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峰以傾邃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按先生規其同門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同門皆敬信無異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

按先遺獻之序浙中王門學案其末云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湖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避其風裁時崑宣之燄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少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佞客氏相結以制沖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毋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鍼長吏垣子桐成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轉而無柰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

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
傅樾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懼爲清議不容挺險
者乃導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
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
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
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熏鼠固不如隨城變社耳先生曰
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復參會
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
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
洩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洩
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

爲媿嘉善因其大亨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
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尚有牽顧猶有
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
爲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歎曰諸公薄人
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宦籍之上基
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
爲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巡撫先生
謂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
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闕而散
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座主中旨一出在朝
無畱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逢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

事之左券也其時諸君子皆倖倖自好惟忠憲之意與先生合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刺骨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也乙丑春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迹矣逆奄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

丙寅閏六月朔殉節賦詩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
髑髏昔伍員臨死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當員之諫夫
差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而越果滅吳先生之諫熹
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胥門之日不爽
時刻至誠前知不假數術也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
謂南臯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
劉戢山忠憲忠節忠毅萬里投獄戢山慟哭而送之先生
尚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
危爲己之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
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
疎大略以通記爲脚本不復畱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

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洩類如此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隋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鐫三級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慎喜怒省刑

罰卽如鄭鄮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之語蔑論杖母明旨煌煌鄮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御經筵問係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材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

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

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辨曰臣不生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止之今乃謂不如鄭鄮臣始歎息絕望鄮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鄮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鄮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

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偏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先生又為上辨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偽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

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使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為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遑遑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歎講官不學宜興

曰唯道周識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卽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人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給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繫尚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處見不動於不睹聞處見睹聞著不得一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勿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